光緒重修天津府志

重修天津府志卷四十一　傳三

人物一

歷朝

目錄

雋不疑 漢　鮑宣 子永 孫昱　任俊
王調　巴肅　公孫進階
苑康　張納　呂圖
韓宣 三國　王修　吳質
石苞 晉 子崇　歐陽建　劉原
刁協 子彝　封抽 封奕　石璞
刁雍 北魏 子遵 從弟寶惠　刁楷

刁整 子柔　刁沖 族弟雙　高諒

劉協　李周仁　張文敬

李鉉 北齊　劉軌思　鮑季詳 弟長暄

王伽 隋　高世衡　任敬臣 唐

蕭穎士　高適　許法愼

賈耽　幸南容　高崇文

高沐 父馮　任迪簡　高元裕 兄少逸

朱庭玉 弟庭金　徐文亮　鄭士才 孫楚信 劉賢

邊鳳舉　程元　李愚 五代

劉處讓　龍敏　趙玉

劉眴　毛璋　張建立

李瓊　賈玭子貢中　劉遇宋

索湘　張凝子昭遠　胡元興

張知白　吳及　田京

李之純從弟之儀　邢希載　崔諒

師安石金　陳岢　榮楫

田紫芝　王昌齡子復　時戩

張榮元婢子奴　齊秉節　家鉉翁

廖人俊　劉正　張君佐

劉榮祖　陳顥　楊禮

李克允　高福　楊秉

漢

按人物一門按年列序自爲通例今於有明以前
因之而諸志序近人悉以類分名目甚爲煩瑣年
代先後亦莫之詳茲約以賢能忠孝友義儒學並
附流寓於後蔡啟盛一案既知序年爲通例何尚
必舖構徵隔致古今不一律而餘弊尚多所以必
改歸也至名流多稱永清周志嚴之實惟增補史
傳一法洵美顧稱之而不效其長豈甘負櫝還珠
乎良畏難耳蓋彼惟一邑人少用能勉成若畀以
全郡之衆歷史之廣恐作法者亦歎自甓邊論他
人則創制而不能遵行亦無責矣前志此門尚注
書名惟刪飾甚於諸志茲擇從其較善不專主一
書因復各爲標明凡前志所有者雖不願錄亦爲
標注除應刪與不登祿流外
無一遺漏寓賢亦不別出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

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
衣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聞不疑賢至勃海遣
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褎
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
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吏白勝之勝之開
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乃躧履起
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
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詞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
廢威行施人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
敬納且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相與側聽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卽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無平反平反多母喜笑飲食或無所出母輒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最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衞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漢書窮治乃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或云姓張名建年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之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衞太子乃詐稱詣闕廷尉召其鄉里識之遂腰斬荀悅漢紀天子與大將軍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明經術者由是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光欲以

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自言不及不疑遠甚漢書俱新通志引

案前志較略滄州南皮祀鄉賢

鮑宣字子都勃海高城人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束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馬衞將軍王商辟宣薦爲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宣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

所非宜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大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濁亂天下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於前乎朝臣無骨鯁大儒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而獨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陛下欲與此共承

天地安海內甚難夫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

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使其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

意也汝昌侯傅商今又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立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

內失望陛下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讐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臣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

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

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

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
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蝕乎陛下深內自責
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
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
免官遣就國庶衆歙然莫不悅喜天下同心人心
悅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貫日連陰不雨
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
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
賜無度竭盡府藏幷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

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士家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

閒極竭罷罷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異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拒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

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於長子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傑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新通志引漢書叅前志刪兩書按舊志載宣子永永子昱二傳考漢書永傳則云永上黨屯留人似宣遷後不復居高城矣故僅列其名於選舉而削其傳前志按鮑永宣前妻子事後母至孝史有明文攷係鹽產少君挽鹿車歸里宣尚未仕其回高城可知時永早生矣府志因漢書永貫長

子據其父所徙地竟削其傳不載殊爲非是若三世而後高城乃爲祖籍然首邱之義仁人所重縣志並列昱德且兼祀鄉賢原非無說故其傳亦皆附錄　鹽山縣志　案前志自是謹嚴縣志雖亦有理然永以下既別著籍自與其先代有辨故仍止附名不復錄傳宜滄州祀鄉賢並祀忠義又南皮祀忠義鹽山祀鄉賢惟鹽山縣志有德子昂孝行未祀

任俊字叔高勃海人永平中由劇令移洛陽洛陽自王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賢才皆不稱職俊至擢用文武吏各盡其能姦盜不得旋踵歲終斷獄不過數十人以爲文理不及渙而威猛過之終太

山大守新通志引後漢書

王調勃海人太尉李固門生梁冀誣固與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共爲妖言下獄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知之乃赦焉前志引後漢書李固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初察孝廉歷慎令貝邱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

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前志引後漢書本傳案鹽山祀鄉賢滄州祀忠義

公孫進階勃海人與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畏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憚其貶議屣履到門前志引河間府志案新通志公孫謀公族

苑康字仲眞勃海重合人注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跡遷泰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

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族賓客或有
逃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
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
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
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
郡卒於家前志引後漢書本傳案新通志選舉一漢後別出一條云舊志載有苑康漢
書作樂陵人不錄今考樂陵字乃出李注至漢書
正文因云勃海重合且新通志沿革三勃海郡重
合下注今天津府鹽山縣地與前志引河間府志
重合故城在滄州治東至樂陵縣五十里者尙是
小異大同意章懷時重合久廢所以未能指
實則不得竟據以改舊志矣滄州祀忠義
張綱字子郎勃海南皮人留侯良之後也性孝友

傳綜擿典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遷甘陵冤句令親病去官復辟太尉舉高第拜侍御史討平揚州寇賊封都亭侯任巴郡太守引疾乞休新通志引隸釋

呂圖字世階名字見漢隸書魯峻碑攷峻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學爲儒宗圖則其高弟也熹平元年峻卒圖與同門爲峻立碑碑陰載姓名上層門生十七人首列沛國譙人丁直次即渤海蓨城呂圖知圖實峻門都講必通經碩儒矣末列渤海蓨合梁恪下層門生二十人有勃海南皮劉扶劉盛名皆圖同郡人鄭夾漈謂此碑蔡邕書後漢郡國

志渤海郡屬無量合蒿城量當是重蒿即高也據鹽山縣志補

三國魏

韓宣字京然渤海人累官大鴻臚始南陽韓暨以夙德在宣前為大鴻臚及宣在後亦稱職故時人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前志引魏略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初平中孔融召為主簿守高密令頃之郡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

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終而修至袁譚在青州辟修爲治中從事譚攻兄尙修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聽太祖破南皮閲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遷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前志引三國志本傳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與建安諸子並馳名當世寄居南皮文帝雅愛敬之嘗偕阮瑀輩過訪日相歡洽後與質書云憶昔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冰節同時易物是人

非我勞如何前志引河間府志又原注按裴松之三國志注謂文帝即位又有與質書云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三人者謂曹眞曹休前與質等俱在渤海遊處也眞休二人舊志失載因附錄之

晉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元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謂二子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使到鄴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

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見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歷東萊瑯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軍而還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擊破之拜鎮東將軍封東光侯武帝踐祚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苞在位忠勤帝每委任泰始八年薨車駕送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前志引晉書本傳子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字齊奴少敏慧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鄉侯南皮志作南陽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後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馬所奏免官復拜衛尉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

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有妓名綠珠美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琇怒諷趙王倫收崇誅之惠帝復祚葬以卿禮同上　案南皮志苞入選舉今覈傳刪

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以忤趙王倫被收斬東市臨刑作詩文甚哀衆皆悼惜之前志引晉書本傳又原注按建爲石崇之甥與趙王倫有隙倫因矯詔並崇誅之

劉原渤海人爲河東太守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

試經爲郎薦王接於原曰夫驊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十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元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據前志引晉書王接傳補

才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

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強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北平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為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為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於是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

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加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

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書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襃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言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言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冰然之事奏成帝追贈協本官祭以太牢鹽山縣志引晉書案前志載逕滄州祀鄉賢忠義鹽山祀忠義

子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協墓詣廷尉請罪朝廷

特簡之由是知名歷尙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鎭廣陵卒於官案滄州祀忠孝彝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逵次子弘字叔仁隆安中逵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前志引晉書

封抽封奕建武初元帝承制拜慕容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大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渤海封抽等爲股肱封奕等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據南皮縣志補

案前志顧允

石璞渤海人晉成帝咸康二年與中書令劉羣河東裴憲滎陽鄭係頴川荀綽北海傅暢皆見禮擢

用前志引晉書本傳

北魏

刁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也高祖攸晉御史中丞曾祖協從司馬叡渡江居於京口位至尚書令父暢司馬德宗右衛將軍初暢兄逵以劉裕輕狡薄行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元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匿奔姚興豫州牧

姚紹於洛陽後至長安雍博覽書傳姚興以雍爲
太子中庶子泰常二年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
國上表陳誠於南境自効太宗許之假雍建義將
軍雍遂於河濟之間招集流散得五千餘人南阻
大峽擾動徐兗建牙誓眾傳檄邊境劉裕遣將李
嵩等討雍雍斬之於蒙山於是眾至二萬進屯固
山七年三月雍從弟彌亦率眾入京口規共討裕
裕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侵裕青州雍敗乃收散卒
保於馬耳山又爲裕青州軍所逼遂入大鄉山八
年太宗南幸鄴朝於行觀問先聞卿家縛劉裕於

卿親疎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又謂之曰朕先遣叔孫建等攻青州民盡藏避城猶未下彼既素憚卿威士民又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於是假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給五萬騎使別立義軍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縣士人盡下送租供軍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劉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南下入澠水澗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

將義兵先入建不聽乂欲東走會義符遣其將檀
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
車爲函陣大峴以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
義兵五千要嶮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
病過半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損大
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尹卯固
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敕追令
隨機立効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
二十七營遷鎮濟陰延和二年立徐州於外黃城
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爲平南將軍徐州刺

史賜爵東安侯在鎭七年大延四年徵還京師頻歲爲邊民所請世祖嘉之眞君二年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三年劉義隆將裴方明寇陷仇池詔雍與建興公古弼等十餘將討平之五年以本將軍爲薄骨律鎭將至鎭表請通渠引河水足漑官私田四萬餘頃七年又表請造船運穀大省民力上嘉納之九年表請造城儲穀詔名爲刁公城以旌其功興光二年詔雍還都拜特進將軍如故六年表請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會

高宗崩遂寂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
高允等並以耆年時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
月致珍羞焉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
多智凡所爲詩賦頌論並雜文百有餘篇又汎施
愛士怡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
導子孫太和八年冬卒年九十五賜命服一襲贈
帛五百匹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將軍如故謚曰
簡雍長子纂字奉宗中書侍郎纂弟遵字奉國襲
爵遵弟紹字奉世武騎侍郎汝陰王天賜涼州征
西府司馬紹弟獻字奉章祕書郎獻弟融字奉業

汝陰太守融弟肅字奉先中書博士鹽山縣志引魏書宋前志較闕略鹽山祀鄉賢寶惠字道明雍從弟與雍俱入魏太祖以爲上客卒有六子子連城爲冀州開府掾新通志引魏書遵襲爵太和中例降爲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還爲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延昌三年遷司農少卿尋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遵招誘有方蕭衍新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臺定等率戸三千據地內附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諡曰惠侯有子十三人長子楷

刁楷字景伯州舉秀才弟尙本州治中俱早卒弟

整楷子沖

刁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爲郡功曹太和十五年爲奉朝請高祖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高祖南討以廣陽王嘉鎭荆州整爲嘉外兵參軍事尋轉太尉咸陽王禧外兵參軍景明中除給事中領本州中正尋除尙書左中兵郎中正始中梁江州刺史王茂先伐魏南境詔整持節爲平南將軍楊大眼軍司禦梁師大破茂先斬梁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以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

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親選百官於朝堂拜
右軍將軍仍除郎中尋轉驍騎將軍未幾丁父憂
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討元乂事敗遇害
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覘整弟婦熙姊也整竟
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乂怒因誣整將叛收
整與弟宣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御史王基前軍將
檢事使魏子建力救獲免後自征虜將軍出除范
陽太守時四方多故而整郡獨全整去官後郡尋
被陷靈太后反政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永安初
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兼黃門元顥入洛用爲追

州刺史莊帝還朝坐免官後歸鄉里及莊帝殺尒
朱榮就除鎭東將軍行滄州事普泰初假征東大
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將軍如前尋加車
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値賊擾本鄉奉母避居齊州
加衛大將軍天平四年卒贈司空公謚曰文獻同俱
上刁整子柔字子溫少好學留心儀禮性强記至
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居母喪以孝聞永安中除
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元象中高祖以爲永安公府
長流參軍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令魏收撰魏
史啟柔等與同其事柔性專固自是所聞收常嫌

惲之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據前志引北齊書本傳補

刁沖字文助北史字文朗十三而孤以孝聞其祖母司空高允女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及免喪遂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廚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授之際用心精專不捨晝夜遂通諸經及陰陽圖緯天文風角之書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名訪以疑義沖應對如流羣疑盡釋太守范陽盧尙之刺史河東裴植皆徵沖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業遠方之人來受業者歲數

百人延昌中世宗舊司徒高肇用事沖抗表極言
其非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沖以嫡傳祖爵東
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
奠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
部尚書甄琛舉沖才學乃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
士高涼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
賜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早亡新通
志引魏書
案前志大同　刁雙字子山沖族弟也高祖薮晉齊
郡太守薮因晉亂居靑州之樂安父道覆皇興初
除平原太守至雙始還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

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拜西河太守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弟略奔雙雙藏之踰年而購略日甚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已盡唯我一身漏刃相託卿雖厚恩久見容蔽但事留變生終恐難保脫萬一發覺我死分也無事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之惠如其不爾輒欲自裁雙曰人生會有一死爲知己死何害願不以爲慮略固請南行雙乃遣從子昌送之江左靈太后反政知略因雙獲免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公主刁宣妻也頻乞靈太后徵略還乃以徐州所獲江革祖暅二人

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令至境迎肅宗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遣使諭桃弓禍福桃弓隨使者來歸雙赦之其後有盜發輒令桃弓往捕悉擒獲於是州境肅清莊帝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出帝初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諡曰清穆前志引北史本傳

高諒滄州人居喪以孝聞正光中加驍騎將軍前志案州祀孝弟

劉協字孟和浮陽饒安人也少好弓馬牽性好俠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眾附高昂兄弟昂遙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爲其致力會高祖起義冀州以孟和爲都督中興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東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以建義賜爵長廣縣伯天平中衞將軍上黨內史罷郡除大丞相司馬案前志稱字不名又止十餘文茲據鹽山縣志補

李周仁浮陽人齊時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陵崔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

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

二劉之門前志引北齊書儒林傳序

張文敬渤海人齊時儒士畢傳尚書之業徐遵明

通之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

會同上

北齊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

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

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

山房蚪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

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蓄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

海王晞淸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復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新歷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元懿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前志

引北史本傳　案

滄州祀鄉賢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

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孰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前志引北齊書本傳

鮑季詳渤海人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恆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眾諸儒稱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恆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於家同上

隋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

制流人並枷鎖傳送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
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
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
御乃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
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
不敢違御於是悉脫其枷與卒期日某日當至京
師如致前郤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
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
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
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

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弛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姧詐之意所以訟獄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前志引隋書本傳案鹽山祀鄉賢

高世衡渤海人大業末爲櫟陽令時吏多貪墨惟

世衡及蕭令彭城劉禹城皐令宏農劉熾清節踰厲敎化大行獄中無繫囚焉新通志引隋書

唐

任敬臣字希古按唐詩紀事作希古字敬臣一作奉古名字互異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年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

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爲宏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閤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宏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前志引唐書本傳

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善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卽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中舉進士天寶初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等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尹徵王衡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時號蕭夫子嘗遊南皮清明泛舟有序

存焉後咎死汝南門人諡曰文元先生同上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邱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爲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塞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

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爲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領之俄遷侍御史摧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鎭適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敝

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畍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爲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州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瘡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敝可見而言利者柄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扶

而遁逃益滋又關中比畿士流入蜀者道路相係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爲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爲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道亂之意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略天子 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

使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旣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尙書諡曰忠適尙節義語王霸衮衮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蒞人便之年五十始爲詩卽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貽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前志引新唐書本傳一字仲武有詩文集二十卷中興間

氣集二卷 新通志引唐才子傳 案北魏迄唐渤海地廣高氏人繁不能一一分屬莫若仍舊如欲取舍標新必須有據新通志析元裕沐於此郡尚留常侍於河間殆因舊書作渤海蓚人不思果拘蓚爲景州則常侍故里又何以稱焉諸舊志應非附會故並存之不等魏高聰之刪滄州

祀鄉賢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於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前志引唐書本傳 案滄州祀孝弟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 按鄭餘慶撰神道碑云清池人 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 按舊志作調授貝州臨清縣尉 上書論事徙太

平按舊書作授
絳州正平　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度支判
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
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
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
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
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內
詔於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
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
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
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

有命即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玧善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姦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於外玧日與我鄰道奈何疑之使暴於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皆心服玧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

右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皆究知之方吐蕃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新唐書耽乃繪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邱晉司空裴秀創爲六體九邱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

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纘集續冀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叩課虛微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凉右地控帶朔陲岐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眞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略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爲四瀆之宗西

戎乃羣羌之帥臣並研尋史牒頗兼浮詞𨻶所聞
知編爲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義鄙樸伏增慚悚
德宗覽之稱善賜廐馬一匹銀綵百匹銀缾盤各
一貞元十七年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
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
物萬國棊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
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
毌邱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
大澤無涯罽賓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同遠或名號
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

並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
北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船來朝之人
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之行賈戎貊之
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
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
承歷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
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卻地開邊
障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
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
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

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太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榦置元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賚詔西越葱山於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元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駼歲充內廄興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孼彝倫攸敘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烝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

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尙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載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袵莫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繢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並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

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疏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荊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務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書方知阨塞

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豁庸陋多慚紕繆舊唐書詣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眞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怒世謂湻德有常者新唐書俱新通志引案前志删表滄州南皮祀鄉賢

幸南容渤海人貞元元年進士第柳子厚謂其既登太常之籍又應邯鄲之召北合元戎直道自達

吾儕欽其略南聘天朝相與述職公卿多其儀前志

引河間府志又原注按萬姓統譜云南容高安人貞元進士累遷國子祭酒後有神異百姓呼爲龍王立廟祀之與舊志所載迥殊附識其事以廣異聞

高崇文字崇文渤海人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寇甯州崇文率兵往救大破之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統兵討闢入戰皆捷遂追擒之檻送京師進檢校司空南平郡王卒謚威武子承簡拜澱州刺史遷刑部吏民立石頌功進檢校尚書左僕射

入拜右金吾大將軍復節度邠甯前志引唐書本傳又原注按唐書稱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畿輔通志因載入順天府夫既由渤海以徙幽州則河間府志列於滄州亦可地因人重姑兩存焉　案滄州祀忠義此固宜載惟其上係王畯滄州景城人則錄之爲不審矣今刪

高沐渤海人父憑事宜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憑密遣人奏賊纖悉有詔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己盜有曹濮憑不能自通朝廷遂卒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萃其僚郭昈按本傳郭昈下有郭航通鑑考異云郭航乃牙將昈所使詣李愿者非幕僚同謀者也今據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說不能入師道

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訴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公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斥沐令守濮州（按舊書濮州作萊州）沐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皆露後英奏事京師稍聞吏言沐以誠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尚書委馬總備禮收葬恤其家（新唐書　俱新通志引　案前志較遜）

任迪簡滄州人爲天德防禦使時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四上表請爲義武行軍司馬代鎮河北悉以簿書管鑰授之茂昭去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

爲亂廼備設糧飯共士卒食即戟門下以居士卒感之請還府人賴以安帝聞賜綾絹十萬匹授節鉞爲節度使州志

高元裕按舊書元裕本名允中太和初爲侍御史奏改元裕字景圭其先渤海人新唐書祖魁父集舊唐書元裕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遣商州會芳士趙歸眞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耶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

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見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辠元裕坐出餞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郎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栁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宏簡並奪職新唐書

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內五十餘人相聚念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爲謀逆當大辟元裕疑其冤上書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

然後行刑從之（舊唐書） 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察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在鎭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於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嚴嚴有風采推重於時（新唐書）

李訓在翰林元裕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據本傳增） 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

裕表言兄少逸按舊書元裕兄少逸元恭疑元恭爲元裕兄名少逸乃其字也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新唐書　俱新通志引案前志較畧滄州祀鄉賢

宋庭玉清池人與弟庭金共封股以療親疾旌表門閭前志引唐書孝友傳序　案新通志誤姓李滄州祀孝弟

徐文亮棣州人數世同居旌表門閭案此下有劉君亮本傳[illegible]

陽人則誤入當刪

鄭士才滄州人與淸池劉賢孫楚信渤海過鳳舉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天子俱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役俱同上案滄州並祀孝弟

程元渤海人以詩敎授渤海饒陽劉獻之往受業焉前志引河間府志

五代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

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

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狥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

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候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素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諠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

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卽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淸泰二年以疾卒

前志引五代史本傳

案舊祀鄉賢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泰甯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於軍門截耳而訴之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兵

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
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
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
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
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
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將軍事已而副招討使
張從賓叛於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
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
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
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

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期年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衞上將軍以病卒年六十二累贈太師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避之寓居滄州遂客於梁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因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上俱同

趙玉漁陽人嘗客滄州依節度使呂兗劉守光破滄州盡滅兗族子琦年十四玉竊負以逃變姓名匄衣食以給琦琦仕南唐至兵部尙書燕趙閒以玉能存孤翕然稱之前志引續文獻通考

劉昫涿州歸義人爲人美丰儀與其兄暄弟暭皆以好學知名劃燕之閒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判

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暄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遷端明殿學士兼判三司前志引五代史

毛璋滄州人梁末戴思遠爲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爲軍校晉巳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既

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於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贇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贇並璋下御史獄廷贇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鎭因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愼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探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旣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幷璋復下獄鞫之

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俱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同上

張建立滄州乾符人割股以治母病母卒割心瀝血以祭辮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 前志引續文獻通考

李瓊滄州饒安人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

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遯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於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以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洺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

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前志引五代史本傳

賈玭字仲寶南皮人唐宰相耽三世孫晉天福三年進士宋初除刑部郎中出爲鎭州通判葬鄉黨群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凡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改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卒子黃中字娲民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六歲舉童子科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宋史十五舉建隆初進士南皮縣志授校書郎集賢校理累遷禮部員外郎知昇州時金陵初

附黄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署中有一室扃鑰甚固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遺物也即表上之賜錢三十萬湻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以孟母奬之賜賚甚厚且作詩以賜之時呂端將出鎭襄陽用黄中薦留爲樞密學士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黄中每汲引之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性過畏慎不能決政事四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至道初以疾召還朝會建儲擇大臣有德望者爲賓友黄中在選中以久疾改拜禮部

侍郎兼祕書監卒年五十六贈禮部尚書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且曰勿以諸孫爲念朕不忘也黃中官翰林日太宗召訪以時事黃中曰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事非所知上以爲謹厚益重之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以此少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官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訥右贊善大夫宋史新通志俱引

案前志未合滄州南皮祀鄉賢

宋

劉遇滄州清池人少魁梧有膂力周祖鎮大名隸帳下廣順初補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初遷御馬直指揮使俄領漢州刺史改領眉州累遷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瓊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以功遷虎捷右廂改領蔚州防禦使開寶六年轉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征江南領步軍戰櫂都指揮使時吳兵三萬屯皖口遇會諸路兵破之擒其將朱令贇王暉等獲戎器數萬金陵以平錄功加領大同軍節度車駕雩祀西洛命率禁衛以從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彰信軍節度四年征太原與

史珪攻城北面平之進攻范陽師還坐所部失律責授宿州觀察使五年從幸大名復保靜軍節度幽州行營都部署護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徙鎮滑州晨興方對客足有灸瘡痛甚醫謂火毒不去則痛不止遇郎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旬餘乃差遇性涓謹待士有禮尤善射太宗待之甚厚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歸葬京師前志引宋史本傳

索湘字巨川鹽山人開寶六年進士除鄆州司理參軍宋史讞齊州大獄昭雪千餘人山東通志太平興國

四年用轉運使和峴薦遷太僕寺丞累遷河北轉
運副使以能聞加屯田員外郎明年契丹乘勝據
中渡橋塞土門將趨鎮州湘獻計於田重進結大
陣東行言往會高陽關兵敵悉師邀我於平虜城
夜二鼓乃率兵南趨人鎮陽據唐河破敵所守砦
柵敵遂遁雍熙中召爲鹽鐵判官歷駕部員外郎
招置營田使河北轉運使虞部郎中遷將作少監
坐擅易庫縑降膳部員外郎知相州有盜聚西山
下謀斷澶州河橋犯磁州相州鄰郡發兵千人討
之莫敢前湘擇精鋭三百人偵其入境掩擊而盡

擒之詔復舊官遷河東轉運使明年王超等率師趨烏白池抵無定河水涸衆患渴適湘鑿大鍬千枝至賴鑿井焉真宗即位入爲右諫議大夫復充河北轉運使德州驛舊賦民馬又役民爲官遞湘易以官馬官卒民便之內殿崇班閻自新請於靜戎威虜兩軍置場鬻茶以供軍儲湘言非便遂止或請許榷場商旅以茶藥等物販易於北邊北邊商旅亦許於雄霸州市易詔湘詳議湘疏言北邊自興置榷場商旅輻輳控制深得機宜今若交相販易則我之商人深入敵境彼之商人徑至雄霸

或雜奸先卒敵爨端何以弭之望仍舊制爲便尋

詔復修定州新樂蒲陰湘以其地窄非屯兵所奏

罷之湘少文而長於吏事所至必廣儲畜爲預備

出入軍旅間亦頗著能名先是邊州榷場皆自京

輦貨以充之而茶茗最煩以道遠多損敗湘建議

令商人沿江載茶詣邊郡人中上下交便之咸膚

靜戎兩軍歲燒緣邊草地以遏南牧或復請於北

砦山麓中興設銀冶湘以爲召寇俱奏罷之咸平

二年入爲戸部使坐請託譴將作少監出知許州

徙荆南復爲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四年卒詔遣其

子希顏護喪歸宋史倶新通志引案前志略同鹽山祀鄉賢

張凝無棣人少倜儻自任以善射聞節帥張美壯之召置帳下太宗在藩邸聞其名以充親軍及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高陽關行營鈐轄六宅使眞宗踐阼加莊宅使遷北作坊使咸平初契丹南侵凝挺身陷敵子昭遠年十六從行單騎突入敵陣掖凝出明年契丹兵復大至凝與范廷召於莫州東分據要害契丹遂遁凝縱兵擊之盡奪所掠而還三遷至邠甯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自白豺鎮率兵入敵境擒其驍將焚三百餘帳芻

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二萬降九百餘人復襲破慶州番族除熟戸之爲生羌誘脅者百七十餘族邊境獲安加甯州團練使三遷至保州駐泊兼北面安撫使澶淵之役契丹既受盟北歸所過猶沿途剽掠詔授凝緣邊安撫使提兵躡其後契丹乃斂戢改高陽關部署以功加殿前都虞候卒凝忠勇好功名能得士心凡上所賜以犒師家無餘貲京師無居第眞宗悼惜之贈彰德軍節度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厚恤其家子昭遠

慶雲縣志 昭遠字持正年十六以挺身掖父出契丹圍

擢左班殿直寄班祗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

爲忻州都巡檢改閤門祗候知火山軍管句河東

緣邊安撫使再遷內殿崇班天禧初閤門副使缺

員樞密院方奏議擬人眞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

知邊略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閤門副使俄爲

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尋知瀛州遷西上閤門使知

雄州獻言歲會四榷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

置榷場所以通貨非所以計貿易之利也會大雨

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隄以捍其衝徙鄜延路

兵馬鈐轄築堡成平川領忠州刺史知成海軍遷

四方館使滹沱河決壞城郭乃修五關城外環以隄民至今爲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能筦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前志引宋史本傳案慶雲祀

鄉賢

胡元興滄州人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太平興國中旌其門賜以粟帛州志引宋史孝義傳案前志稍略州祀

孝弟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

遷河陽節度判官咸平中疏陳時務召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扆箴出知劍州宋史清介守法吏民皆德之四川通志踰年召試中書加直史館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使江南旱與李昉分路安撫及還權管句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羣臣俱稱賀知白言人君當修德應天星不能爲禍福因陳洽安策數事帝嘉之進右司諫尋知鄧州值關右流民入境知白發倉勸分民賴以安累遷給事中參知政事以郊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愠王曾班已上累表辭會亦固請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光祿大

決復爲給事判禮儀院忤王欽若因稱疾乞休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丁謂乃徙知白爲南京留守欲藉以困欽若而知白善待之謂怒徙知白亳州遷兵部歷尚書右丞樞密副使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中書上其本知白每進讀至修身治國之道必反覆陳之雖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愼名器無毫髮私一日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帝親問疾不能語遂薨爲罷上巳宴贈太傅謚文節知白九歲其父

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後河北寺宇多頹圮殯不可辨知白旣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旣發其衣衾皆可驗衆以爲孝感天聖中契丹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知白曰契丹以上初政特相試耳非入寇也若疑之莫若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陰備之未幾契丹果還師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宋史俱新通志引　案前志大同滄州祀鄉賢

吳及字幾道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爲侯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盡心

讞鞫活五十三人擢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部詳議宋史皇祐間知華亭縣時旱蝗及禱於橫山得雨蝗亦他去歲大稔乃教民豫修水備以待霪潦明年大水阡陌堅完溝渠通利復大稔比三年家給人足江南通志累遷太常博士至和元年疏言漢文感緹縈之請易肉刑以鞭箠然或已死而笞未止則號爲輕刑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釐除煩苛用折杖之法兹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爲上天所眷而皇上春秋鼎盛青宮尙虛臣竊惑焉

或者宦官太多有傷和氣歟何則宮爲肉刑之一故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也今宦官競求他子剿絕人理希求爵命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病而夭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不知幾何人矣臣愚以爲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將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置以重法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矣疏奏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擢祕閣校理

改右正言復疏請擇宗室子以入侍宮中以備儲
副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以弭覬覦之心慰
天下之望定長治久安之策尋又言開寶詔書內
侍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違者抵死比
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
舊制以綏福祚明年遂權罷內臣進養子嘗句登
聞檢院疏言倉廩空虛內外匱乏其獘在於官多
兵冗請汰冗官冗兵然後除民之疾苦條上十餘
事議行尋又請擇館職分校閣書并求遺書於天
下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於占爲臣陵君妻乘夫四

夷使中國今皆無此三事蓋陛下臨朝淵默而奸佞未能盡除左右近倖驕縱無節疆場將帥用非其人與因劾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妄興堡砦喪師辱國事沔由此坐廢又言春秋有告糴今州郡有司擅造閉糴之令非聖朝子育兆民之意遂下詔嚴禁閉糴久之遷右司諫管句國子監在職數年遇事無小大輒言會諫官陳升之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舊制主鐵冶者得補班行至是議罷既定稟及與御史沈起會注興國軍磁湖冶鐵如舊制主磁

湖治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劾及與起交通程氏舞文詔問狀引伏降工部員外郎知盧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爲太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罪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之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耶及日義理爲主安有高下卒不爲詘宋史引　俱新通志案前志未備

田京世居滄州後徙亳州鹿邑累遷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京招輯流民爲之給田除稅凡增戶萬七千特遷工部郎中傳者謂流民數多不實又強

人田非其所樂侵民稅地倣古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價民多不償輒笞督責累年不能平公私患之據滄州志祀事引宋史本傳　案此祀忠義故爲采補考宦績傳止載嘉祐體制宜然州志載此亦是直筆然没世而尸祝不忘即可證史傳物議之非實矣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甯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先受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之純以爲無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

生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
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劍外
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
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
州召爲戸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
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
府還爲戸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
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爲胥吏
顓處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
所承當行卽行當止卽止必稟而後決毋拘於文

則胥吏不得專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和於朝則
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閒者國論稍虧
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黃
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毁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
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
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
年七十五從弟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歲乃從
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
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爲軾辟不可
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

純仁遺表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孰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云前志引宋史本傳案滄州慶雲並祀鄉賢

邢希載滄州人進士建炎四年七月金人册劉豫爲帝希載以書勸豫內附豫惡而殺之州志

崔諒滄州人七世同居郡守每延致之或親謁其廬前志咸平後詔旌之並蠲課調新通志引宋史案州祀忠義

金

師安石字子安歸潛志作仲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改焉承安五年詞賦進士爲人輕財尙義補尙書

省令史適宣宗南遷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表託安石使赴行在間道走汴以聞帝嘉之擢爲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在春宮領樞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中丞上章言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主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鋭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厚其接遇

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帝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不實決杖追官哀宗即位擢爲同僉樞密院事正大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書右丞新通志引蘄濟志言安石遭驟用既居位人望頗減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帝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帝甚悼惜之前志引金史本傳

陳岢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官右司諫遇事輒言無少隱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爲剴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由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赤盞合喜等沮之策不行識者惜焉前志引金史許古傳

榮楫滄州人明昌二年出粟七百石錢三百貫柴三千束賑飢民詔補以官仍正班敘前志案滄州祀忠義

田紫芝字德秀滄州人父齊以廕爲部掾紫芝少孤養於外家定襄趙氏中州集六七歲知屬文一覽

萬言續表堅志年十三外祖命賦麗華引語意警絕人謂李長吉復生年二十讀經傳子史幾徧爲人疏俊而以蘊藉見稱與同郡王元卿齊名貞祐初避兵臺山倉卒遇害年二十四士論惜之中州集俱新通志引

王昌齡字顯之滄州人幼負奇節貞祐初累以才幹辟陳州防禦推官正大末按滄州志據至大二字誤收入元考金貞祐初至元至大末已入十餘年統前後計之當不下百有餘歲則至大爲正大之訛無疑今改正復起爲參議正定五路萬戶府事數立戰功留守光州撫新附安反側改守亳州興學勸農兵民晏

然卒葬汲縣衞人立祠祀之子復字子初有器量
通經史少從父參議軍府事父沒又代領州事進
朝議大夫累遷行御史丞州志俱新通志引萊州並祀鄉賢
時戩字天保改字多福滄州人少爲人奴後讀書
爲學第進士南渡爲監察御史歷清要致仕卒爲
人純厚好學多讀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號拙
菴新通志引歸潛志

元

張榮清州人後從鄢陵歲甲戌從金太保明安降
太祖賜虎符授懷遠大將軍元帥左都監乙亥正

月奉旨略東平益都諸軍戊寅領軍匠從太祖征西域諸國庚辰八月至西域莫蘭河不能涉太祖召問濟河之策榮請造舟太祖復問舟卒難成濟師當在何時榮請以一月爲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濟河太祖嘉其能而賞其功賜名兀速赤癸未七月陞鎮國上將軍礮水手元帥甲申七月從征河西乙酉從征關西五路十月攻鳳翔礮傷右髀帝命賜銀三十錠養病於雲內州庚寅七月卒年七十三子奴婢襲佩虎符礮水手元帥領諸色軍將太祖伐金命由關西小口收附金昌州等郡

乙未金亡戊戌授懷遠大將軍癸卯三月陞輔國大將軍甲辰二月領蒙古漢軍守均州戊申九月宋兵襲均州奴婢拒戰大敗宋師己酉十一月復與齊兵戰流矢中右臂中統三年卒年七十五子君佐有傳 前志引元史

齊秉節字子度父珪從嚴實攻歸德州有功授無棣縣尹攝征行千戶後兼總管鎮棗陽以守城功眞授千戶至元三年告老舉秉節自代秉節魁偉沈毅涉獵書史稍知兵法襲父爵仍鎮棗陽五年從伐宋築新城自河口堡鹿門山略地郢州大洪

山黃仙洞數著戰功七年陞上千戶權萬戶十三年從丞相伯顏至郢邊舟由陸入江攻武磯堡擒宋將閻都統十二年國兵敗宋賈似道孫虎臣舟師于丁家洲命秉節屯建康與宋將趙淮戰於西離山追至溧陽自辰及午宋軍乃退遷武義將軍從定太平安慶諸郡與宋將張者議戰於崑山殺之十四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時黃州復叛令秉節往討斬余總轄於陣十七年授明威將軍二十三年移鎮饒州安仁劇賊蔡福一叛秉節與有司會兵討之擒福一餘黨悉平二十五年陞廣威

將軍襄陽副萬戶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二子英襲

慶雲縣志原注按元史本傳爲蒲臺人而舊志稱
耆秉節墓在延陵臺側明初有碑或因父尹無棣
寄居於此遂卜葬與自前明已祀鄉賢諒
有所據姑存之以俟考　案前志稍略

家鉉翁眉州人宋僉書樞密院事使元被留教授
河間成宗即位賜還錫號處士有詠鯨川八景詩
前志

廖人俊甯都人元初父死於寇母亦被掠人俊七
歲與祖父居既長誓求父骨得於叢塚間又至北
方求母聞在滄州至則已死欲負骨歸與父弟不
許遂刻母像而還合葬焉　前志引吳草廬集　案滄州祀孝弟

劉正字清卿淸州人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
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尙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
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
負課銀五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
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冤
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
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
貧窶時已富貴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
始白尙書捕鞫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
釋正由是知名轉樞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

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乏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爲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稟命豈不可乎帝釋之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伯崔斌有隙誣以盜官糧四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案其事獄弗具阿合馬復遣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張澍等四人雜治之竟置二人於死正乃移疾還家十八年徵爲左司

員外郎十九年春阿合馬併中書左右司爲一遂
爲左右司員外郎三月阿合馬敗火魯霍孫爲右
丞相復爲左司員外郎謁告歸九月中書傳旨捕
正與參政咱喜魯丁等偕至帝前問曰汝等黨於
阿合馬能無禁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
會日暮車駕還內俱械繫於闕東隙地逾數日姦
黨多伏誅復械繫正於拱衛司火魯霍孫曰上嘗
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
二十年春樞密院奏爲經歷升參議樞密院事二
十五年桑哥既立尚書省擢爲戶部侍郎升戶部

尙書嘗舉覈河間鹽運官虧課事幾陷於罪乃移疾歸二十八年桑哥敗完澤爲丞相復擢爲戸部尙書升參議尙書省罷爲參議中書省事湖南馬宣慰庶子因爭廕不得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誣罪之仍官其兄擠南張同知子求爲兩淮運使正知其不稱弗與張作飛語搆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廕事在左司參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甯無私乎正辨析甚明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爲侍御史中書省奏爲吏部尙書已而復留爲侍御史遷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大德

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爲雲南行中書省左
丞右丞忙兀突魯迷失請征緬正以爲不可俱
被徵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民歲輸
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季
秋則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
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
十加二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賄賂亦如納
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
給官秤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
𧴩二百七十萬索白銀百錠比四年得𧴩一千七

十萬束金百錠銀三千錠七年秋還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十月改江浙武宗即位召爲中書左丞升右丞二年立尚書省懇辭還家仁宗即位召諸老臣入議國事正詣闕言八事一曰守成憲二曰重省臺三曰辨邪正四曰貴名爵五曰正官符六曰開言路七曰慎賞罰八曰節財用會行赦改元集議行之仁宗初政風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旱野

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燮理非其人姦邪蒙蔽
民多冤滯感傷和氣所致有旨會議平章李孟曰
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忽都不
丁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臧否時政可還詰之正
言臺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
孟搖首竟如忽都不丁言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
廉訪司權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
以下官平章忽都不丁李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
擇人法不可易也事遂寢延祐六年卒後贈宣力
贊治功臣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諡忠宣子

秉德官祕書監丞歷兵工二部侍郎出爲安慶路總管秉仁以廕爲中書架閣管句累官工部尚書致仕前志引元史本傳

張君佐榮孫襲佩虎符礮水手元帥戍蔡州五年都元帥阿水命將礮手兵攻襄陽至元八年調守襄陽一字城橐駝嶺攻南門牛角堡破之攻樊城親立礮擢其角樓樊城破十年襄陽降參政阿魯海牙以宋降將呂文煥入朝奉旨召蒙古漢人萬戶凡二十八人陛見各以功受賜帝親諭之令還鎮十一年從軍下漢江至沙洋丞相伯顏命率礮手

軍攻其北面火礮焚城中民舍幾盡遂破之賜以
眞馬金鞍金段又以火礮攻陽邏堡破之十二年
從大軍與宋將孫虎臣戰於丁家洲復從丞相阿
术攻揚州是年冬又從諸軍破常州十三年陞懷
遠大將軍仍礮水手元帥秋君佐屯軍眞陽間絕
宋糧道宋制置李庭芝都統姜才棄城走揚州平
以君佐爲安慶府安撫司軍民達魯花赤十四年
春安慶野人原及司空山天堂賊將攻安慶君佐
密察知之時城中軍僅數百人君佐命搤賊出没
要道賊不敢入乃寇黃州行省命君佐率衆復黃

州因以爲黃州達魯花赤十五年加鎭國上將軍仍破水手元帥十九年命率新附漢軍萬人修膠西閘壩以通漕運二十一年兼海道運糧事是年卒前志引元史

劉榮祖南皮人至元中開濬狠兒口洩境內諸水入海立碑記其事世利賴焉縣志

案與祖榮合傳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爲謀克監軍太祖得之以爲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淸州遂爲淸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遊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

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乃薦顥入宿衛
尋爲仁宗潛邸說書於是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
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會成宗崩
仁宗入定內難以迎武宗顥皆預謀及仁宗即位
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宿衛
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顥贊助之力尤多
顥時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切治
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羣臣入奏事望
見顥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顥以父年
老力請歸養淸州帝特命顥長子孝伯爲知州以

就養顥固辭乃以孝伯爲州判官帝欲用顥爲中書平章政事顥叩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略一旦置之政塗徒速臣咎臣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起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員舘儒徭役皆蠲納焉顥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甚衆數百有訐之者顥曰吾甯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帝元統初顥扈蹕行幸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而前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

政事宜極言無隱顥頓首謝不敏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後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於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正十四年贈攄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忠顥出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因其薦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結知人主上下無有惡尤歐陽元爲國子祭酒與顥同考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顥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之善即以置選列爲之色喜元嘆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

厚者眞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次子敬伯至正中

仕爲中書參知政事歷左丞右丞二十七年拜中

書平章政事前志引元史本傳

楊禮滄州人至治間知淇州事有惠政去任民爲

立碑新通志引河南通志

李克允南皮人至正中進士授應奉翰林文字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翰林編修以文行著名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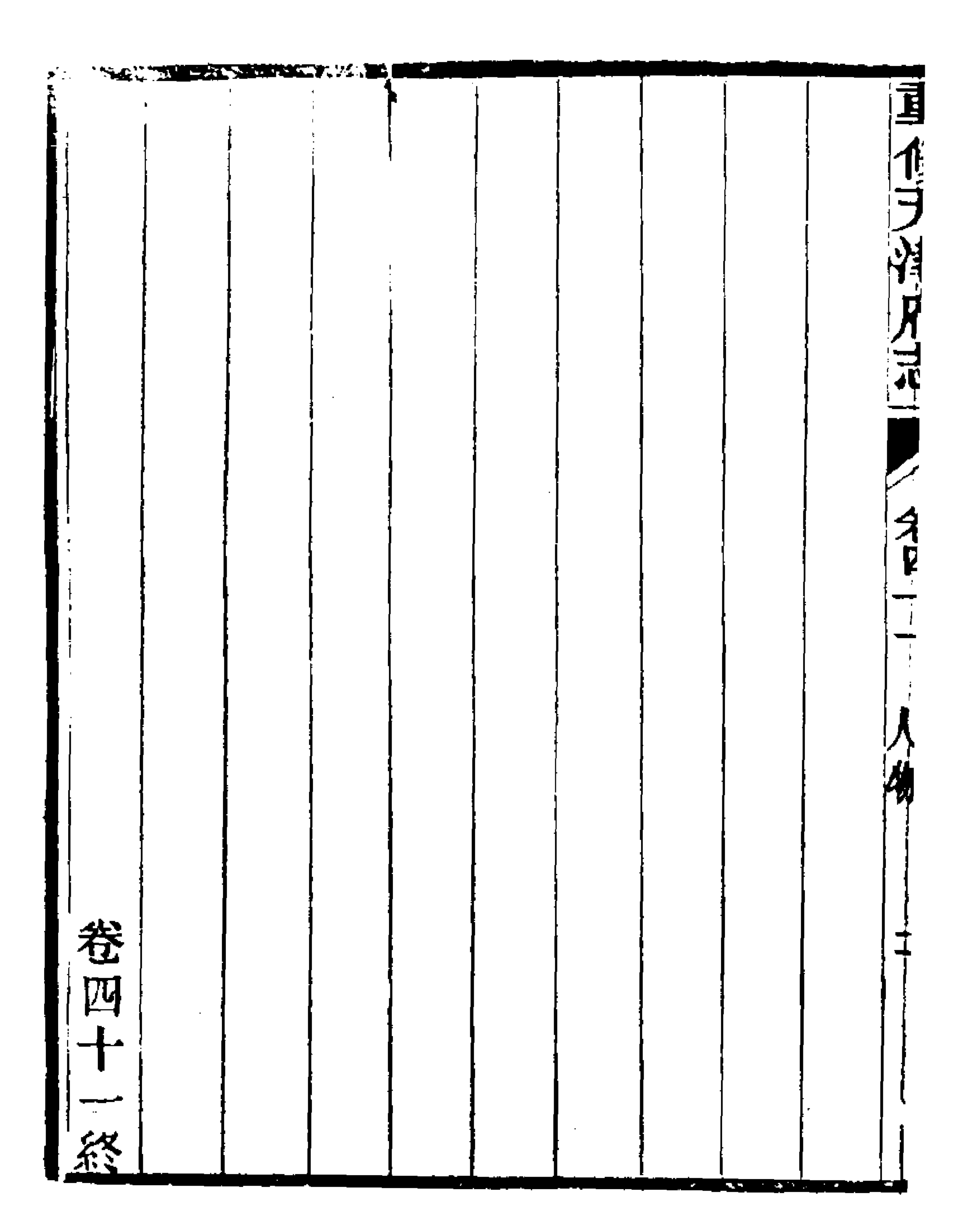
高福倜儻仁愛樂施予嘗浮舟往來逐鹽之利遇

盜亡其劵盜敗獲之召驗辭以未嘗遇盜人怪之

曰彼窮餓迫耳我言之吏必殺之矣淸州饑福糴

於大名舟至宋家口老稚數人遮拜曰不食數日矣幸全活之福散其半而去子仁好仁急義有父風縣志補青縣

楊秉州志作秉茲據祀典字文載滄州人至正初爲介休縣尹民饑爲盜秉招之皆棄兵頓首願爲良民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員外郎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據平江遣張經招之秉讓經曰平日讀書云何經不能對秉整衣冠自經死據州志引舊通志補案州祀忠義



卷四十一終